

荀子增注

序目
一之二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

1



竹垞水先生增注

荀子全書

平安書肆

水玉堂梓

荀子增注序



觀秦漢諸儒之所錄荀子之德隆矣哉至
 乃當時之人以成湯文王伊尹管仲比
 之孟子賤而語之議其好辯者有之不
 聞其許之者亦唯自以聖賢居而已豈況
 學在行事而輒才止口舌也夫遊其門
 受其業者亦皆則叙其師之所行或為

一特奪席之言或述軍國經畧之言萬章
公都子輩所爭辯李斯韓非子等所筆
記章之牙殺者之餘如觀二史家學之風
也若夫性善性惡之殊莫稱堯舜順後王
之不同非有優劣道術為天下裂者以虛無
者者以恬憺者者以非鬪非樂者者以堅
白同異者學士各據其所見以立流派互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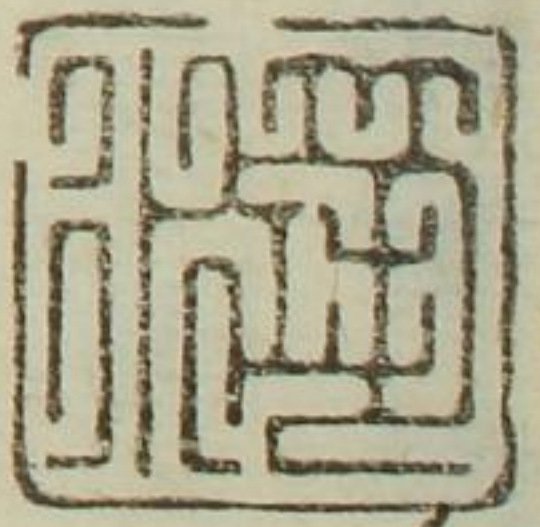
競爭則孟荀亦以此與當世之人辯而已孟
子書七篇追琢既盡斐然成章蓋欲傳
天下後世而著之者也荀子書三百二十
二篇有重複者有駢駁者雖除二百九十
篇猶尚有不燠乎者蓋雜記而特示門人
無傳天下後世之志者也唯其言入旨之
上膏之下者土之君輔國之臣聞其一言

有足興邦家者則天下之大不能無一人尊
信之者孟子雖精撰軼輒有言行相反而難
委任大事者則海內之廣不能不有一
人窺其短者是以奔世提衡聲譽相蕪
唯是孟子書夷其誦之者皆踣明章句
苦正誤脫者也荀子文奇其閱之者皆有
大畧而取樞要非拘攣於章句善辨錯亂

者也乃一登仕郎注之其竄傳焉得盡其義
乎吾山夫子既校正經藝以其餘力施及
諸子觀先時葛西應禎所翻刻荀子以之
諸家似有所長猶尚正文誤脫注文錯亂
頗有難讀者於是博考羣書而明辨之
愛壯年日據其說以作增注近日得上
本開而閱之猶有未安者於是再授以

褚家本而後物子山子以來所疑者渙然
一時冰釋唯未見宋刻原本是以猶豫
未正誤補脫俄而友人狩谷卿雲得宋
本就而校之雲霧始開白日再明乃據
宋本善者正之間亦有以元刻改之者
何則二本者原也又享保以來諸儒先
之所論苟有可補正者盡取之必錄其

姓名以分之而後增益師說者不心十之
三四夫荀卿業已不遇其書亦不大行
楊倞注之而世亦知之者少則先師雖精
之變雖增益之豈必期使海內之紙貴
矣哉雖然世有欲泝洙泗流從政而取
之者未嘗無少裨益矣
文政庚辰冬十一月信州文保愛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荀子注序' and '宋本韓李力'.

荀子注序

舊本魚注字今觀其文非荀子序揚
倂注荀子之序也故據宋本韓李補

上州山世璠正編

唐魏州楊倂撰

日本信州久保愛

注

遠州土屋型重訂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

三五三皇
五帝也

損益夏殷之

典

夏戶

制禮作樂

事見于禮
記明堂位

以仁義理天下

讀

為治避高宗講
下理要興理同

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

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

幽王名宮淫殺於西
戎厲王名胡流於羸平

王東遷諸侯力政

平王名宜白幽王太
子此時東遷于洛邑逮五霸

宋本韓李力
作分

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
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復扶而無時無位功
烈不得被于天下被皮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
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申申不害
孫武孫臏吳吳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
起許側嫁反以慎墨蘇張為宗慎慎到墨墨翟蘇蘇秦張張儀則孔氏
之道幾乎息矣機音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
也偽為于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闡昌觀其
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昔掎挈當世掎音

撥亂興理易於反掌易以真名世之士王者之
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
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
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
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三綱君
之綱父者為子之倮以末官之暇頗窺篇籍竊
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炎黃神謂荀孟有功
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代亦
嘗立博士代舊作氏今據傳習不絕習舊作誓
宋本韓本改之

荀子書在

韓本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好呼報獨荀子未

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復舊作獲今

改之○復扶又反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

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夫音未

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脫舊作說

韓本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

鄙思敷尋義理抒當作舒○其所徵據則博求

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

不廣齊楚言異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

宋本持作料

國本五作意

少增加文重刊削重直龍反或求之古字或徵之方

言之舊作諸今據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

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曾則登反

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

省悉以文字煩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

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子荀下舊有卿字

除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舊篇第

載移易者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

和十三年十二月也

元本無三十
二篇四字間
本同

標注本歲在

戊戌四字在

年字下唐作

曆未有大理

評事楊倞謹

序八字

韓本無也字
有大理評事
楊傑謹序八
字

謙問家翁曰唱誅泗之道者前有孟子後有荀子故
稱孟荀獨楊評事序稱荀孟者何也豈以已所尊信
而更其昭穆乎家翁曰否二評事貞士不必至阿其
所好抑秦漢之人貴荀子甚或以殷湯或方周文或
以伊尹管仲當之以其居為國家之存亡輕重孟
子以聖自居議其好辯者有之未聞許之者以是觀
之許事所稱特本於古人之言而已不必至阿其所
好曰然則後來道子弟者七經已通則授荀子而後
施及孟子之書可乎家翁曰噫以余膚淺豈可定二
大賢之月且錄觀之似當然矣且魏鄭公之論政事
劉光祿之稷泉陶之議虞廷矣然而其集群書治要
髣髴於益稷之觀之議虞廷矣然而其集群書治要
多取其有據哉謙曰唯二於二三條而已然則評事
稱其有據哉謙曰唯二於二三條而已然則評事
序者之惑云

凡例

山夫子閱世德堂刊荀子正文誤脫或注文編次錯亂
頗有難讀者於是兩漢以上之書苟有解荀子書若辨
誤者盡集之正其編次辨其難讀者當時既有一適作
未全備而卒筑水先生據其說以作增注二十年前授
于平安葛西氏近日將上木開而閱之有未安者得求
本元本小字元本韓本孫鑛評本標注本謝墉本加以
享保以來諸家之說而再校之至如正文本孟荀合刺
本諸子品節非無異同其鹵莽反足生疑惑是以先生

荀子

凡例

一

不必取之

荀子有二原宋本元本是也宋本者先是未有見之者
享保中葛西應禎頗購求之不得乃校世德堂本而梓
之其子豐書得抄宋本異同者至孫豐章始見宋本揭
其異同而藏之其書非不善也而未可遽從者先生不
見其原也丙子春先生友人狩谷氏得之文字大剗刷
巧楷法適美可以汰則天壤一物可以珍重就而校之
舊來物子山子所疑誤字脫文十之七八既復其正元
本者非因宋本或寫本或印本自別有一本而刻者也

蓋其時既後則其誤謬錯脫亦多雖然可以次宋本取
正者元本也且其稱互注重意重言者要非杜撰也其
非宋與元者後人私補削者也譬如宋本青取之於藍
元本作青出之藍雖有得失長短皆李唐以來傳習之
異同而足徵者也明刻諸本作青出之於藍者其義則
未有優劣不因宋元二原則私改之不足徵者也故今
所校雖因世德堂本其後人私改之者據宋本改之宋
本不是者據元本改之要期復古二原無異同者雖他
書有之不敢妄改之如王良諸家皆作王梁孫鑛本獨

作王良之類。孫氏以荀子中例改之者也。然王良作王梁，季梁作季良，梁輶作良輶者，古書中往往有之。以古音通也。方知孫氏陋。天論篇二飢渴，宋九二本上有渴，下無渴，是上渴字衍也。羣書治要上下皆無渴字，是為正。然宋元有渴字，難妄改之，不改之則其文例不可無渴字也。故從世德堂本而不改之，非以為正也。

韓本異同，多與宋本合。自卷首題名，以至注文盡然。唯有一二不同而已。全據宋本而刺之者也。始有金澤文庫藏書印，惜未見其原本而已。

世德堂本孫鑛本標注本頗相似，而世德堂本稍勝矣。其原則皆除元本互注重意重言，而以宋本取舍之者也。且宋韓二本注文多正，而明時諸本多誤，則未見宋本全書者乎？抑亦孤陋閭師為書賈情者固不解事，則糅雜米鹽而刺之乎？蓋明人校書之粗，不特荀子往往皆然，則或其類矣。

宋本元本是者，從而改之，增注必錄其事，不敢私損益一字。其兩可難裁者，入于標注。他書異同是者，入于增注。兩可者，復入于標注。元本異同，其非者不錄之。其他

諸本亦復如之、何則、世間其書多也、至宋本異同、如藏作臧、疆作強、勢作執、一作壹之類、雖則同字、必錄異同、其非者、加非字以分之、蓋其書無傳也、學者就此書而集之、雖歷百世、宋本完然、可備具于掌中矣、世必有朝其迂者、然非好古如此、則千歲之後、舊章盡殘闕而已、元本有可疑者、宋本勸學篇、智明、元本作知明、而注知讀為智、榮辱篇、政令法、作政法令、而注當為政令法、或曰、政當為正之類、是也、蓋其人未見宋本、其所藏本智作知、政令法、作政法令、則補揚注而刺者也、至如世德

堂本作政令法、而傳會元板所補注、則不成文義、皆不得不從宋本而改之、

宋本雖古且善、其校閱則粗也、始錄登仕、即守大理評事、似唐時舊也、揚僚作揚僚、首誤也、木易者、弘農楊族、手易者、自別一族、子雲已有其辨、而僚則弘農楊族也、可从手乎、如磬筦、將將作管磬、瑒瑒、則古書異同、固可有之、如注引毛傳、將將而作瑒瑒、則全後人改之者也、既改注文、則其改正文、亦未可知也、且觀僚不注詩經異同、非無可疑之端、今先生取宋元二本之長而定之、

雖未全復古其去古不亦遠矣

近年渡來有謝墉本其人尊信宋本是也然未見原本其所為正傳寫之餘其誤亦多宋本韓本始錄登仕即守大理評事楊倬注謝本則上贅唐字揚作楊夫揚作揚者固是也而謝墉非正其是非而作揚者承誤而已卷首既已如是書中繆妄可以知矣然至其說之是者先生猶尚拾以明正文

武州飯山義方識

非此例也

荀子新目錄

楊倬改篇次故曰新目錄舊目錄附載卷末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致士篇第十四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第十一卷

彊國篇第十六 天論篇第十七

第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

第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第十九卷

大畧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荀子卷第一



荀子卷第一

上州山世璠正編

唐虢州楊倞注 日本信州久保愛增注

遠州土屋型重訂

勸學篇第一

增以勸學發端者本于論語唱洙泗道者之冠也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

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增已止也取舊作出今據宋本韓本羣書治要大戴

禮困學紀聞所引改之蓋後人私改之無所據者也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

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

大戴禮已下有矣字元本之於作之字史記三王世家作於字大戴禮稿作枯晏子春秋

荀子卷第一

卷一

工記義疏
所引同。

子春秋作不復羸矣。增本注羸字諸本皆作羸字似而誤也。今據謝說改之。○中陟仲反。縣與採通。忍九

反。暴音曝。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

日參省乎己。則智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行下

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

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益於人。于越夷

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于越猶言

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于越。高誘曰吳邑也。貉東

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貉其華反。增春秋定公五年於

大戴禮遺
言作遺道
大戴禮于
越夷貉作
於越戎貉
漢賈誼傳
于越作胡
粵宋本貉
作貉注同

及。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

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

以喻勤學也。增朱熹曰。靖與靜同。愛曰。好是正直。好

學嗜道之意。○共音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為學則自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

長焉。增為學化道與鬼神合其德。故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即自求多福者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

所學也。吾嘗跋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跋舉足

器音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

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

大戴禮章
嘗上有孔
子曰三字

大戴禮章
嘗上有孔
子曰三字

大戴禮章
嘗上有孔
子曰三字

宋本概作楫。

大戴禮生作性。

韓詩外傳

葦莖作葦

葦

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

能善絕過。增直度曰絕。○見賢通反。聞音問。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皆以喻脩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眾人同也。

增呂氏春秋曰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

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莖風至莖折卵破子死巢

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

蒙鳩鳥也。莖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

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為蔑。方言云。鶻鶻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蔑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

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鶻鶻巢於葦莖著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

風至則莖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增謝朓曰。案蒙鳩大戴禮作蝮鳩。方言作蔑雀。蝮讀如區。蒙蝮蔑

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蟻。蟻音義近。楊云。當作蔑。似非。○繫音計。莖田聊反。卵盧管反。西方有

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

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

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

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山

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增木當作草。案篆

文木作木。草作艸。其形相似。故誤耳。蓬生麻中不扶

而直。增洪範正義引此。直下有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八字。大戴禮三王世家說苑皆同。此蓋脫文。

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滌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

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

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芷。陶

弘景云。即離騷所謂蘭芷也。蓋苗名蘭芷。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芷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漸漬

洪範正義所引而作自。大戴禮三王世家同。

也。染也。滌。弱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湯中。則可惡也。漸子。廉反。滌。思。酒反。增。蘭。槐。必。二。物。大戴禮。作。蘭。氏。之。根。懷。氏。之。苞。可。以。見。古。屋。隔。曰。槐。通。作。棟。蓋。棟。香。也。本。草。曰。根。如。枸。杞。根。而。大。煨。之。甚。香。或。曰。芷。蓋。香。草。根。通。名。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

中正也。增。擇。鄉。擇。鄰。之。類。也。就。士。友。其。士。之。仁。者。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

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

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彊。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

急皆其自取也。增。柱。當。作。折。大戴禮。作。折。又。案。六韜。云。大。彊。必。折。列。子。引。老。子。云。木。強。則。折。淮。南。子。云。大。

剛則折。大柔則卷。○。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出。尺。類。反。蠹。都。故。反。

也。增。構。舊。作。構。今。據。宋。本。改。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若。一。火。就。燥。而。焚。

大戴禮君
子下有情
居恭學脩
身致志分字
大戴禮起
作從始作
由
宋本出作
生彊作強
注同
薪若一作
布薪如一

宋本濕作
溼

之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

其類也。疇。與。儔。同。類。也。增。疇。如。國。語。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之。疇。大戴禮。羣。焉。作。羣。居。似。是。

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

也。質。射。侯。的。正。鵠。也。增。的。丁。歷。反。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醯酸而蚋聚

焉。喻。有。德。則。慕。之。者。眾。增。質。的。以。下。四。句。皆。喻。自。取。之。不。必。分。析。故言有召禍也行

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學。也。增。易。

也。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故。君。子。慎。之。所。立。謂。禮。也。○。行。下。孟。反。積土成山。

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

得。聖心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增。而。猶。則。也。備。舊。作。循。今。據。宋。本。韓。本。羣。書。治。要。大。

大戴禮質
的作正鵠
宋本蚋作
蚋
元本慎其
作其慎

大戴禮至

宋本韓本

江河作江

海大戴禮

羣書治要

作河海

大戴禮十

步作千里

十駕作無

極

淮南子云

騏驎千里

一日而通

駕馬十舍

旬亦至之

淮南子鑿

作刻

宋本韓本

頰上有蛇字

無注蛇頰也

字彙作強

大戴禮筋骨

作筋脈

淮南子文

戴禮改之故不積頰步無以至千里半步曰頰頰與頰同增頰音頰不積

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驎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驎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不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增騏音奇驎音冀

功在不捨鏗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石可鏤

言立功在於不捨捨與捨同鏗刻也苦結反春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鏗其軸也增朽香久反鏤力于

反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

心一也蟻與蜎同蜎蜎也增筋音斤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蠃之穴

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別足為前跪螯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

文云蟹六足二螯也增謝朓曰案說文蠃有二教八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訛愛

曰大戴禮蠃作蚘今案蠃與鱸鮪通鱸魚似蛇者也後漢書楊震傳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蟹

諧買又跪渠委反螯五刀反蛇與蛇同食遮反蠃上演反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

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

謂也增物茂卿疑明為名愛案說苑云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文子亦有此語○冥冥庭反惛音昏行

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

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笑衢塗今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歟增衢其俱反

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爾雅云騰蛇無足而飛爾雅

騰蛇郭璞云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也增騰直錦反又徒登反梧鼠五技而窮梧鼠

當為鼯鼠蓋本誤為鼯字傳寫又誤為梧耳技才能也言伎能雖多而不能如騰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

鼠作鼯鼠

鼠作鼯鼠

鼠作鼯鼠

鼠作鼯鼠

鼠作鼯鼠

鼠作鼯鼠

鼠作鼯鼠

宋本鳩作尸

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詩曰鳩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

今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鳩鳩之篇毛云鳩鳩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

鳩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增儀威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也

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瑟鳥舞

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

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雕軫六駿駁又曰六玄蚪之奕奕齊騰驍而沛艾仰秣仰首

大戴禮流魚作沈魚韓詩外傳作潛魚論衡作鱣魚淮南子六馬作駟馬

而秣聽其聲也增韓詩外傳曰燕賓有聲鶴震馬鳴及俛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謂感之甚也○秣莫葛

反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形可見增禮記曰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聞音問下同行下孟反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

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崖岸枯燥增草木舊作木草今據宋

本標注本正文本韓本故之不字羣書治要無此

蓋衍或曰不當作而○枯讀為涸戶各反邪音耶學惡乎始惡乎終假設問也增惡音烏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

讀禮數術也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增數即下誦數以貫之之數其義則始乎

為士終乎為聖人義謂學之意言在乎脩身也真積力久則入真誠

也力力行也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增入國語非學不入之入謂得于身也學至乎沒而

元本無草字大戴禮崖作岸淮南子文字同羣書治要邪作也

詩之卷三

後止也。

生則不可怠惰也。增禮記曰：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是也。

故學數有終。

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

增舍

故書者，政事之紀也。

書所以紀政事。此說六經之意。

詩者，中聲之

所止也。

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

矣。增詩謂詩經。物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

增詩謂詩經。物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法為類也。增羣

類謂眾類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

極。

禮有周旋揖讓之敬。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

樂之中和

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增周官大司樂職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詩書之博

宋本著作

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

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

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

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

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

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

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

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

宋本無寸耳之耳。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增此語出于論語。為于偽反。己音紀。

宋本著作

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

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

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

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

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

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

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

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

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

禽犢。饋獻之物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或曰。讀為噉。噉。口噉噉然也。噉與噉通。增。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噴。即讚字也。謂

也。噉與噉通。增。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噴。即讚字也。謂本注聲字衍。今贊禮謂之讚唱。古字口與言多通。增。集韻曰。噴。聲多也。愛曰。陸機文賦。勢嘈噴而妖冶。是也。○噴。才曷反。楊音。傲非也。噴非也。君子如響矣。

如響。應聲。增。學則吁反。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是也。響。舊作嚮。有嚮與響同注。今據宋本韓本改之。

學莫僂乎近其人。謂賢師也。增。近法而不切。詩書故而不切。曲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曲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增。本注故曰以下。失論語之意。

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

禮樂法而不說。有

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也。

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偏矣。

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偏。周於世事矣。六經則不能然矣。增。集韻曰。方。效也。愛

案。方。放。倣。通。與。禮。記。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之。放。同。之。與。而。通。禮。記。惡。夫。滌。之。無。從。豕。語。之。作。而。論。語。恥。其。言。而。過。其。行。皇。侃。本。而。作。之。之。類。是。也。偏。矣。之。矣。衍。

故曰。學莫僂乎近其人。

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

學之大經。莫速於人。則隆禮為次之。增。成相篇有聽之經。及治之經。與學之經。同句法。○好。呼報反。下同。

上不能

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

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

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苟

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間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

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

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間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

宋本韓本耳作爾

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增物茂卿曰。志字衍。愛曰。解蔽篇末世作沒世。蓋古音通。識音。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所成志。

皆在於禮也。增正其心正其口腹也之正。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

不可勝數也。言禮亦為人之綱領。挈舉也。詘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也。增

古屋隔曰。頓與批通。博雅曰。批。引也。愛曰。本注下禮字衍。○勝音升。數所矩反。不道禮憲以

詩書為之。卿曰。道猶由也。愛曰。憲。法也。譬之猶以指

測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錐殽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

元本以戈以錐上皆有字。

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

莊子以不材木為散木也。增問楛者勿告也。楛與苦同。惡也。

春書容及。殽音孫。散音織。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澁惡者謂之楛。國語曰。辨其功苦。韋昭曰。堅曰功。脆曰苦。

故西京賦曰。驚良雜苦。史記曰。器不苦窳。或曰。楛讀為沽。儀禮有沽功。鄭曰。沽。麤也。增楛讀為盪。下同。謂

不堅固也。言問不堅固者。告之無益。必悻悻憤憤者。而後為有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

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

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則不接。增不故禮恭

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

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此謂道至而後接之也。故未可與言而

論語觀作見

宋本韓本顏作氣

宋本韓本紆作舒讀

詩記所引同

宋本一失作失一

宋本塗作塗

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論語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可與言而不言。謂

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

謹慎其身瞽者不識人之顏色。增慎舊詩曰。匪交匪

紆。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

綏。故受天子之賜予也。增匪上與彼。百發一失不足

謂善射。千里踰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增未能全盡倫類

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

也者。固學一之也增謂一於道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

也或善或否。增子張所謂執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

紂盜跖也盜跖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

也按柳下季在魯僖公時。與孔子全之。盡之。然後學

者也學然後全。盡。增二字。指善。儒效篇曰。塗之

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

也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思索其

也增夫音扶。下同。粹雖遂反。思索以通之。意也。增

索色。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與之處也。增本注為

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

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

也元本粹下無之字。

也。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謂正道也。增論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及至

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

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

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增四之字。猶於也。古此例多矣。言其好禮義甚於聲色貴富也。○好呼報

反。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

也。蕩動也。覆說為學。則物不能傾移矣。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

德操。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增應禮能定然後能應。

應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為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

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

義也。天論篇曰。在人者莫明於禮義。○見賢遍反。

修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脩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

思齊焉。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自省

不賢而內自省也之意。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介

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增好呼報反。下同。不善在身蓄然必以

自惡也。蓄讀為災。災然。災害在身之貌。增物茂卿曰。蓄緇音同。通用。蓋如泥滓。蓄身然。愛曰。舊本

身下有也字。今據宋本。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

除之。○惡烏路反。下同。

荀子增注

卷一

十一

宋本韓本
上必下有
有字非

宋本誠作
戒

宋本韓本
怨作惡

宋本諍作
爭

元本論論
訛訛作喻
喻此

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

友以致惡其賊致極也下同增諂救檢好善無厭受

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及是致亂而惡人

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

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脩正

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至忠反以為賊增物茂卿曰為

笑謂以為笑具也○詩曰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

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

旻之篇毛云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不思稱乎上鄭

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滄許急反訛音

此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自名則

配堯禹扁讀為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

氣養生則壽不及於彭祖若以脩身自為名號則配

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脩身自

為名號以此辨之則善可知矣彭祖堯臣名饒封於

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增謝朓曰案外傳扁

作辨則扁當訓平尚書平章平秩古作辨章辨秩此

謂隆禮之人有平善之度桃源藏曰後如松栢後洞

之後愛曰後彭祖謂壽於彭祖也又案韓詩外傳後

上有身字自名作自強配有名字似是○扁音平

韓詩外傳
宜於時通
利以處窮
作宜於時
則達厄於
時則處
韓詩外傳

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信誠也言所用脩身

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凡用血氣志意知慮

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優提舒緩也爾雅云

媿媿安也詩曰好

古力之八音

無提侵

字

韓詩外傳

觸陷作墊

陷和節作

知節夷固

辟違作夷

一字

卷二長注

卷一

人提提皆舒緩之義也增知音智治直吏反勃與悖通韓詩外傳作悖提音題侵與漫同

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

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眾

而野夷侷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也庸凡庸眾衆人野郊野之人增觸陷謂居處動靜無禮觸物

陷禍也生疾謂食飲衣服無禮生疾病也野不中禮之謂也禮記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處昌呂反辟

僻音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

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

獲得也增以善先入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卒違率反

兇謂首唱也和胡臥反增以不善先入者謂之詬以不

下同增先悉薦反下同

善和人者謂之諛諛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諭義同故為不善和人也增本注

似附會諛諛解是是非非謂之智能辨是為是非為非謂之智也增智舊作知今據宋

本改之非是是非謂之愚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謂之愚也傷良曰讒害

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

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恒之人增榮辱篇曰定取舍措侵蓋趣舍取

舍其義兩通○行下孟反詐側增保利弃義謂之至賊

嫁反易如字又以鼓反舍音捨增保利弃義謂之至賊

保有也增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閑習也習其事則

不迫也增少見曰陋難進曰提提與提提皆同謂舒緩也增提音題易忌曰

漏少而理曰洽多而亂曰耗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洽耗虛竭也凡物

謝塘本非作非標注本非作粟賊作賤

詩子曾注

卷一

七

宋本彊作強

多而易盡曰耗也。增顏師古曰。耗。亂也。愛曰。本注治。少謂之謂疑行。○易以歧反。治直吏反。耗。虛到反。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禮脩身。是亦治氣養。血氣剛彊則

柔之以調和。智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漸進也。或曰。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

良也。增智舊作知。今據宋本改之。韓詩外傳。漸深作。潛深。標注曰。漸與潛同。書沈潛剛克。亦作沈漸。物茂

卿曰。漸深即沈潛。有潛藏深阻內合機械意。故曰。易良。○漸音。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膽。有膽氣。戾。

多不順。故以。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爾雅云。齊。疾。道順輔之也。齊給便利。也。齊給便利。

皆捷速也。懼其太陵。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遠。故節之使安除也。

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卑。謂謙下。濕亦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濕然也。方言。濕。

韓詩外傳 道順作道 韓詩外傳 便利作便 捷節作安 動止作靜 宋本濕作溼

憂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濕。亦謂之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恒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也。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濕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濕之疾。不能運動也。增古屋。高曰。庸。本注亦謂之之字衍。愛曰。本注高志上脫以字。庸

衆駑散則刳之以師友。庸衆已解上。駑。謂材下如駑。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刳。奪

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增刳與劫通。从去从力。孫鑛本既作劫。說文欲去以力。脅止曰劫。物茂卿曰。刳云者。學用榎楚。怠慢僇弃則炤之以禍災。僇。輕也。謂自輕

之類。○散音織。怠慢僇弃則炤之以禍災。謂自輕。其身也。音匹。妙反。方言。楚謂相輕。薄為僇。炤之以禍

災。謂以禍災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瓘不苟篇。本注云。弃。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誠

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慤。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脩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增款

韓詩外傳 愚款作愚 婉

標注本弃 作棄

苦管反。素凡治氣養心之術。其徑由禮。其要得師。其

神一好。好徑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好謂夫是之謂治氣

養心之術也。音扶。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

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

物。此之謂也。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凡言傳曰。

如字。省悉井。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

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

君。違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

不為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

宋本無貴
下公下兩
矣字。省下
則字作而
彙函文中
子注所引
省作重。

也。○為于。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體恭敬而心忠

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

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所至皆貴

下。言周。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

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詳謂審。橫行天下。雖

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

汗。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為慎墨。慎謂齊宣王時處

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

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

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嗇。精當為

情雜。汗謂非禮義之言也。增觀。管子所載。墨子似魯

人。本注三十五當為五十三。互誤也。蓋墨子七十一

篇闕其十八篇。今家藏本明板墨子存五十三篇。與漢書藝文志所載篇數異。○詐側嫁反。順與慎通。

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偷轉

脫。偷謂苟避於事。儒亦謂懦弱畏事。皆怠惰之義。或曰。偷當為輸。楊子方言云。儒輸。愚。郭璞注。謂儒僕也。又云。解輸。懦謂懦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物茂

卿曰。轉脫。宛轉苟脫也。愛曰。本注解輸。懦。今方言作解輸。稅。郭璞注。稅猶脫也。○饒樂之事。則佞。佞而不

曲。佞。悅也。言佞悅於人。以求饒樂之。辟違而不慤。乖

違背。不能端慤。程役而不錄。程。功程。役。勞役。錄。檢束

誠信。辟。讀為僻。程役而不能拘守而詳之也。○物茂卿曰。怠惰而不檢束。言不能拘守而詳之也。○物茂卿曰。程役。謂立程就役。不敢盡力也。愛曰。錄。拘錄之錄。勉

強之意也。詳。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奔行而拱

冀非漬淖也。

供。恭也。冀當為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

也。李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也。恭。近。謂不敢放肆。或

而俯項。非擊戾也。

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

首。受曰。本注了戾字出于方言。郭注。猶言屈曲也。世

德堂本作乖戾者。不解其義。而私改之者也。元本作

子戾者。誤加一點者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偶視

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對視

也。○然夫士欲獨脩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

則亦及之矣。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

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止極

宋本項作

宋本此作

元本其作

則亦及之矣。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止極

也。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
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

亦有所止之與。步行。增不識謂不知逐無極乎有所止乎也。○與音餘筋音斤意讀為抑。

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

異理不可為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堅白論曰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

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

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司馬彪

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

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

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

所同故謂之小同是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略舉同異

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

謂大同異言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

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

不皆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

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

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復

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

千里者舉大之極也。增莊子秋水篇公孫龍問於魏

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
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是則
荀卿所
非也。然而君子不辨止之也。止而不為增標注曰
也。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
也。讀為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體全而不具
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在怪之行。莊子曰南
方有倚人焉。曰黃練也。增倚魁讀為奇。傀周禮大傀
異哉。注云。傀猶怪也。○魁五每反。行下孟反。下如字。

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學曰謂為學者傳此言也。遲待

也。直吏反。增桃源藏曰。學當移曰下。學遲當是古語。解蔽篇。故曰。心容。文法合符。

則亦或遲

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

增胡也。故頭

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

重意。老六十四章。九層之

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增淮南子。作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可成丘阜。宋本韓本無重

意。以下二十三字。今案元本有互注重意。重言世德堂本除之。蓋非楊倞注也。而此獨存者。有益於正文。不可去也。○頭音頤。跛補火反。下同。厭其源。開其瀆。

龍必列反。下同。累力軌反。輟張列反。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厭塞也。音一涉反。瀆。一進一退。一左一右。

六驥不致。能致道路也。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

跛鼈之與六驥足哉。增懸懸隔也。足當作矣。字之誤也。然而跛鼈致

宋本韓本
頭步累土
下共有而
字。

宋本懸作
縣。

宋本韓本
無不為之
之。耳作
爾。

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道雖

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入也。多暇日者。

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急隋。出入。謂道路所至也。

詩外傳作出入不遠矣。增出入當作出入。謂秀出於眾也。韓

方苞刪定荀子亦同。好法而行。七也。好法。謂之士。士

事也。謂能治其事。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而如大

也。增好呼報反。篤志而體君子也。體者。也。增體體

於法。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頗也。不竭。不窮

人無法則俛俛然。俛俛。無所適貌也。言不知所措履

反。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為遽。古字渠遽

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矣。增志識古音互通。

依乎法而又深其類。

然後温温然

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温温有潤澤之貌舉類君子所難故屢言之也增類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之謂也詳見乎大略篇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

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

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

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增知若音智

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

是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為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

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安無為也舍除也除亂安之人孰肯故學也者法禮也夫師以身為正儀

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為貴也禮或為體增法禮舊作禮法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言學者效師之禮也師者躬

親行禮以為正儀而貴弟子自安之也○夫音扶

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喻師

法暗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端慤順也增引此詩以喻師順禮儀者宜則效之也

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餘同增少加好學遜敏焉

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為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

字衍耳增本注或說為是○好學報反偷儒憚事無

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懦弱怠惰畏勞

苦之人也增儒與懦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通汝朱反又乃个反

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增本注謂上當有惕悍二字。則可謂不詳

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詳當為祥。增老老而壯者歸焉。

焉。老老。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也。孟子曰。伯夷大公

其子。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

也。積填委也。既然則通者歸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

凰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遊。義與此同也。增呂氏

春秋曰。賢行乎冥冥。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行乎

謂行事不務求人知之。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如此

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也。增本注務報疑望報誤。○施

始。豈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

依之矣。此固不宜有。天災也。增古屋隔曰。君子之求

據注考之。過恐禍誤。注同。○行下孟反。

利也。略其遠害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增

舊作思。今據宋本韓。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

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勩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

過予。予。賜也。周禮八柄。三曰。予。以馭君子貧窮而志

廣隆。仁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思者富貴而體恭。殺勢

也。減權勢之威。故形體安燕而血氣不惰。束理也。束

簡同。言束擇事理所宜。而不務驕逸。故雖安燕而不

至怠惰。增束理未詳。方苞曰。束與檢同。謂檢束于義

也。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

川好祖曰。交疑當作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私也。

○好呼報反。下同。

宋本韓本。法上有是字。

宋本韓作

宋本韓本。法上有是字。

以公滅私故。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賞罰得中也。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洪範之辭也。增惡鳥路反。

荀子卷第一

荀子卷第二

上州山世璠正編

唐魏州楊倞注

日本信州久保愛增注

遠州土屋型重訂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

行如字。察聰察。增察精察也。○行下孟反。

同。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

當謂合禮義也。當丁浪反。負石而

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

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

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也。增申徒即

宋本韓本頁石上有故懷二字。

司徒。史記曰。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

枯槁赴淵也。楊子雲非屈原曰。君子遭山淵平。天地

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音義曰。以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以宇宙之高。則似天地

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

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

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淵則天亦下。齊秦

襲。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天地之大

包之。則會無隔異。亦可合為一國也。增襲猶鄰也。

入乎耳出乎口。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即山出口也。言

是山聞入聲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

吐納雲霧。是似有口也。增此六字。勸學篇之語。錯亂

入此而已。鉤有須。未詳。自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

今為衍文。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鉤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鉤。須與尾皆毛類。是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

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增須讀為鬚。卵有毛。馬

彪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鵠卵。卵不為雞。則生

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

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增卵虛管反。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

能之。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

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鄧析。鄧大夫。劉向云。鄧析

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為政。子

產執而戮之。案左氏傳。鄭駟顯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增舊本能下有精字。今據宋

本除之。以不平為平。以不比為比。以不襲為襲。以無

宋本舜禹
作禹舜。

元本無口
字無說不

貴苟察名
不貴苟傳
十字。

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

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

長在人口也。說苑作盜跖凶貪也。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

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增舊本故下無曰字。今據宋本輯本補之。

傳舊作得。謝墉曰。苟傳與上文同。俗問本作苟得。非。案外傳亦作苟傳。愛今從之。詩曰。物其

有矣。維其時矣。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喻當之。

為貴。增舊本維作唯。今據元本改之。詩經亦同。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不比

黨。故難狎。增韓詩外傳知作和。是也。○易以鼓反。下同。易懼而難脅。小心而志不可奪也。

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心以為非。則捨之。增禮記曰。委

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交親而不比。親。謂仁恩比。謂暱狎。增親昵也。比。阿黨也。論語曰。君子周而不比。○比。毗志反。言辯而不

辭。辯。足。以明事。不至於駢辭。增易曰。吉人辭寡。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

與俗人有異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

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道與導同。增不能

則恭敬縉紉。以畏事人。縉與樽同。紉與黜同。謂自樽節貶損也。小人能

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溢。滿。增僻違。注見于脩身篇。不能則妬嫉

怨誹。以傾覆人。增妬丹故反。與妒同。嫉音疾。故曰。君子能則人榮

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

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分異也。如字。增樂音洛。分扶問反。君

子寬而不慢。慢與慢同。急惰也。廉而不剋。廉稜也。說文云。剋利傷也。但有廉隅。

不至於刃傷也。增本注刃字舊作兩。宋本作刃。今據韓本改之。○劇九衛反。辯而不爭。察

而不激。但明察而不激切也。增激當作傲。字似而誤也。論語曰。惡傲以為知者。寡立而

不勝。堅彊而不暴。雖寡立人不能勝。雖堅彊而不兇暴。增物茂卿曰。不勝。言不求勝也。

即榮辱篇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意義相關。柔從而

不流。增禮記曰。君子和不而流。恭敬謹慎而容。不至於孤个也。夫是之謂

至文。言德備也。增夫音扶。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詩大雅抑之篇。溫溫。寬柔貌。增溫溫。義見前也。舊作矣。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君子崇人之

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惡。非毀

疵也。疵。病也。或曰。讀為言。增指與旨同。言己之光美。擬於禹舜。參於

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懼怯也。蒲葦

所以為席。可卷者也。增華言無實曰。考。○己音紀。夸。苦華反。怯。去業反。剛彊猛毅。靡所

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為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

也。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於曲直也。增義之與比。故其智當曲直也。○知音智。當丁浪反。詩曰。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

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得其宜也。

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

宋本無能上之之字。宋本韓本應下有故字。非。

元本美作善。無惡字。標注本禹舜作舜禹。

則畏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增韓詩外傳天而道作敬天而道是也。知則

明通而類。類謂知統類也。增知音智下同。愚則端慤而法。愚謂無機智也。法謂

守法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縱也。或曰止禮也。言恭而有禮也。見閉

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齊謂自齊整而不怨也。喜則和而理。憂則

靜而理。皆當其理。增仲尼篇曰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通則文而明。

彰明也。窮則約而詳。隱約而詳明其道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

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詬事人也。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

貪利不知止也。增漸字解于脩身篇知慮漸深下。○漸音潛。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

而無畏忌也。見由則兌而倨。兌悅也。言喜於傲幸。增兌音悅。見閉則

標注本止作正注同。韓詩外傳上理作治。下理作違。

宋本韓本淫上有流字。韓詩外傳漸作微。

宋本翻作。注同。

怨而險。怨上而險賊也。增論語曰女子與小喜則輕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喜則輕

而黻。輕謂輕佻失據。黻小飛也。言小人之喜輕佻如小鳥之翾然。音許緣反。或曰與懷同。說文云懷

也。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偏頗。增挫。自屈節也。窮則弁而僂。

弁。自弁也。僂當為濕。方言云濕憂也。字書無僂字。韓詩外傳作弁而累也。增僂字。玉篇字彙皆訓不慧也。

○僂五。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增傳直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耶。增治治上如字。下直吏反。下謂治以治治之為

治。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

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

亂而治之者非察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

元本非上無也字。元本然則作然而。

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也。荀子安案多為語助。與此不同。○與音餘。去起呂反。下同。被皮義。人汗而脩之者。人為善。增脩。脩潔也。非案汗而

脩之之謂也。去汗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汗而非脩汗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

亂。為脩而不為汗矣。治之名。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

合矣。絜。脩整也。謂不煩雜。增絜。舊作絜。宋本作絜。元本韓本標注本作潔。蓋絜潔同。而經典皆用絜。

故從宋本。韓詩外傳作君。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其

言善千里。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知音之外應之。身者懼

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潔其身者懼

韓詩外傳
應之下有
牛鳴而牛
應之六字。

宋本矣作
也。

外物之汗也。猶賢者必不受不善人之汗者也。其誰能以己之漁漁受人之

械。械者哉。窮理盡性。械當為惑。械。昏也。楚辭曰。安

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昏昏者乎。漁子謂反。增漁。漁

舊作焦。焦。觀訓盡。則誤也。故據宋本韓本改之。本注

昏昏今楚辭作汶汶。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無姦詐則

致誠則無他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唯仁

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致其誠。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

神則能化矣。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尊

仁而身化焉。故如神。唯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

能變矣。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不敢欺。故能變

宋本他作
它。

志意加義乎身行也。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能變化則德同於

天。馴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變。言始於化終於變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生冬落則為變也。

增禮記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與此相類。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

期謂知其時候。增期其時氣來謝也。○推它雷反。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

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常如此者。由極其誠所致。

增言天地四時有常致誠故百姓期也。至致古字通。

○夫音。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

扶下同。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自喻。夫此順命以慎其其意也。增嘿與默同。施始。諫反。

獨者也。人所以順命加此者。由慎其獨所致也。慎其獨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亦不違之也。增言君子則效天之明命以篤身行。故有此威親。善之為道者

不誠則不獨。無至誠則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亦不能慎其獨。不獨則不形。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亦不能慎其獨。

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

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雖彊使之從亦必疑之也。增若

語助。古文多有此。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

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

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卑謂不為在下所尊。增謂不誠無物也。○知音

智。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

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謂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人誠則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則尊也。操之則得之。

舍之則失之。操持。增操七刀反。下同。舍音捨。下同。操而得之則輕。持至誠也。

而得之則易舉也。詩曰。德輶如毛。是也。輕則獨行。舉至誠而不難。則獨行而不舍則濟矣。

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在。乎不已。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是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持之術如此也。

增元本下是字作。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則似是。○邪音耶。

孫鑛本聽視作視聽

人情不相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是亦堯舜也。增謂古今一度也。君子審後王

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女端。朝服也。言君子審後王所宜施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世澆醜。難以爲治。故荀卿明之。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下扶問反。

分之使。當其分。揔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

約而事彌大。約。少也。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正。矩方之器也。增

故君子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舉。皆也。增舊本堂上有室字。今據元本。標注本除之。於文義爲平。○下。退嫁反。

宋本總作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闇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增岡白駒曰。疾下謂獲下民也。訓嫉非也。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增分爭於中謂爭訟之事。比中而斷也。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增長如字。下同。悖步沒反。又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受祿補對反。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

標注本頁作慎

說苑通作達

而竭盡其情也。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增行下孟反。下同。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也。增所謂和而不流也。若是則可謂慤士矣。端慤不回。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利所在皆傾。意求之。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多窮塞也。增詐側嫁反。塞悉則反。誠信生神。誠信至神明。中庸曰。夸誕生惑。矜夸妄誕。則貪惑於至誠如神。夸誕生惑。矜夸妄誕。則貪惑於物也。增夸苦華反。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所以分賢愚也。欲惡取舍之權。舉下事也。增惡烏路反。下同。舍音捨。下同。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

宋本熟作孰
宋本失作大

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增
禍之託于福故也。而兼權之熟計之權所以平輕重者。熟甚也。猶成熟也。然後

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謂見其一隅。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

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

辱是偏傷之患也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賢人欲惡之不必異

於衆人也。增謝朓曰。人上當有入之所欲者吾亦欲之。九字。愛曰好。惡與人同者。仁人之情也。荀卿之所取也。本注之。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富貴之類。不論。是字當在欲上。夫富貴者則類傲之。非皆傲之也。增古屋隔曰。類率也。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貧賤者皆柔。○夫音扶。下同。

標注本將作時

懷柔也。案史記灌夫傳曰。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桐人。廣衆。薦龍下。輩。蓋亦此之流也。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

名於晦世者也。險莫大焉。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於昏闇之世。晦與暗同。增求

傲富貴柔貧賤之名。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鱸

不如盜也。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爲人灌園。號曰於陵仲子。史鱸衛大夫。字子魚。

賣直也。增田仲史鱸之行。見于非十二子篇。○田與陳通。非十二子篇作陳。鱸七由反。

榮辱篇第四

僑泄者人之殃也。泄與媿同。媿也。媿也。殃或爲殃。增僑舊作橋。今據宋本元本改之。僑

通作驕。泄當作溢。如王制篇注漏溢。諸本誤作漏泄。皆以音誤者也。不苟篇曰。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

溢人。○殃。恭儉者，侯五兵也。僻當為屏，却也。說文有僻字，僻窶也。與此義不

同。僻防正反。增兵舊作六。今據宋本韓本改之。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

利也。言入深。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增煖於布帛，言其利於人勝於布帛。

之煖也。非相篇曰：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傷人之言，深於

矛戟。增其害入深於矛戟，故謂言害入者，終至於危足無所履。故薄薄之地，不得

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薄薄，謂旁薄，廣

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增舊本者下有也字。今據

元本。巨塗則讓，小塗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殆，近也。凡

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塗，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

宋本塗作

宋本博下有之字。

欲為不謹，敬若有物制而不使之者。儒行曰：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增本文巨塗以下十六字。必有脫誤。案

諸子品節無此十六字。然則陳深亦疑而省之乎。快快而亾者，怒也。肆其快

由於忿。察察而殘者，忮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博而

窮者，訾也。言辭辯博而見窮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

欲求其清而俞濁者，在口說之過。謂言過其實也。或曰：潔其身則自清也。但能口說斯俞濁也。俞讀為愈。

參之而俞瘠者，交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

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增參養也。言與暴國結交，則

求無厭。邦國愈益，顛顛也。養交之語。見于臣道篇。○

參胡。慣反。辯而不說者，爭也。不說不為人所稱說，或讀為

者。與人爭故。○說音稅。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直立，謂己直人曲。勝，謂好勝人。

廉而不見貴者。劇也。

劇傷也。刻己太過。不得中道。勇故不見貴也。增劇九衛反。

而不見憚者。貪也。

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信而不見敬者。

好剽行也。

剽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非。好復言。如白公者也。增好呼報反。此小人之

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

者也。忘其君者也。

增鬪都豆反。下同。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

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

增論語所謂一朝之怒。忘其身。及其親

也。○喪

息浪反。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

其親也。

蓋當時禁鬪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為民傷鬪。則以親戚殉。一

言而不

顧之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

標注本而作即。

宋本韓本室家作家

元本無惡也。

是忘其君也。

增舊本惡下無也字。今據宋本補之。○惡鳥路反。下同。憂忘其身。

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為下忘其身。誤為夏。又夏轉誤為憂字耳。內忘

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畜

也。乳彘不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小人憂忘

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

若也。

增舊本觸上無不字。今據宋本韓本標注本補之。乳彘乳狗。謂彘子狗子也。與漢書甯成傳乳

虎之乳不同。○乳如遇反。曾則登反。凡鬪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

也。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

音紀。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

宋本赦作舍。

宋本韓本小人作人。

也。狗作狗。

元本無其身其親其君之其標

在本同。

管子增注

卷二

十一

宋本耶作
系下同

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鑄牛矢也。

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於賤也。狐父地名。史記伍被曰。吳王兵敗於

狐父。徐廣曰。梁碭之間也。蓋其地出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為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耶。鑄刺也。之欲反。古良劍謂之屬鏃。亦取其刺也。或讀鑄為所。增矢與屎通。父音甫。

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耶。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耶。

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耶。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

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耶。則不可。聖王又誅之。

屬託也。之欲反。增病耶。舊作病也。今據韓本元本改之。

我欲屬之。鳥鼠禽獸耶。則不

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好惡多與賢人同。但好

宋本狗作
猶

鬪為異耳。增多與祇同。人之有鬪何哉。我甚醜之。

好呼報反。惡鳥路反。禍如此何。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狗彘勇於求

求利。賈音古。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小人勇於

勇於義。言人。有此數勇也。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

畏眾彊。恇恇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

辟讀恇恇。愛欲之貌。方言云。牟。愛也。宋魯之間曰牟。增利字衍。○恇莫侯反。下同。為事利。為事

也。為于。偽反。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恇恇然

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

振動也。戾。乖背也。春秋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振而矜之。何休云。亢陽之貌也。增。古屋隔曰振。奮也。

管子增注

卷二

十一

增或曰據前後文例輕死上有脫文○輕牽政反 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

其利舉國而與之生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

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增重直

乃敢反撓儵鮪者浮陽之魚也儵鮪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今

字書無鮪字蓋當為鮪說文云即鱣鮪鮪字蓋儵

魚一名儵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儵魚出遊

是亦浮陽之義或曰浮陽渤海縣名也儵音稠鮪布

末反增字彙鮪作鮪音喬轉注古音以作鮪音鉢者

為非蓋皆後世之音雖不足徵古書錄以備一考揚

揚互通君子陽陽與晏御揚揚之揚同戰國韓策揚

言救而陰善楚揚與陽同然則肱於沙而思水則無

此陽字當與揚字通而讀之矣肱於沙而思水則無

逮矣肱與祛同楊子方言云祛去也齊趙之總語去

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莊子有祛篋篇亦取

去之義也增祛與祛通祛張口貌呂氏春秋曰挂於

祛而不墜莊子亦云口祛而不合可以見矣挂於

患而欲謹則無益矣人亦猶魚也自知者不怨入知

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徒憤怨於人不自脩怨天者

無志有志之士但自脩身遇與不遇皆歸於命失之

己反之人豈不亦迂哉迂失也反責入也增榮辱之

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增分扶問先義而後利者榮

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

窮者常制於人受人制是榮辱之大分也其中雖未必

分如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材慤謂材性愿

說死知命者不怨天知已者不怨人

宋本韓本亦迂作迂乎一本哉上有乎字

此矣材慤謂材性愿

於脩身篇。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愷悌

者也。增樂音洛。下同。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

安危利害之常體也。亦大率如此。增夭於表反。夫天生烝民，有所

以取之。言天生眾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道。非其道，所以敗之也。增本注敗之之字，當在

取之下。謝堉亦有此考。○夫音扶。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

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之

孟反。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舉措時謂與力役不奪

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

取國家也。志行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職。

元本政令
法作改法
命非
宋本職
在其字

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增治直脩法則度量刑

辟圖籍。度丈尺量斗斛刑辟刑法之書。左氏傳曰：先

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

損益也。若制父子相傳以持王公。世傳法則所以保

之。以為治者也。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

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悌原慤，鞫錄疾力，以敦比其

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

久視，以免於刑戮也。鞫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

也。言不敢怠惰也。增鞫錄勉強之意。如列子拘此廢

元本祿秩
作秩祿
宋本當作
俞

宋本脩作
循

比。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之比事。飾邪說，文姦言，為倚

事。倚已解上。倚事怪異之。陶誕突盜。陶當為檣，机之

凌突不順也。或曰：陶當為逃，隱匿其情也。增陶疑當為陶，廣韻曰：多言也。惕悍僥暴。惕與

增僥通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

危辱死刑也。增反側，輾轉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

其定取舍，楷優是其所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也。由於

謂不堅固也。增舍音捨。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

榮惡辱好利害，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增知音智

能同。好呼報反。下同。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

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

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增己音紀。下同。詐

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謂

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成則必

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雖復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故君子

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

也，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增脩正以身言。

治直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

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

明。不隱。謂人不能隱。蔽。增。易以鼓反。身死而名彌白。白。彰也。小人莫不

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願。猶慕也。賢人

謂賢過於人也。增。舊本以作似。夫不知其與己無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

錯履也。亦與措置義同也。增。夫音扶。錯七路反。下同。當丁浪反。故熟察小人之知能

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為君子之所為也。增。十五。譬之

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

騫斯。歸飛提提。騫斯。雅鳥也。增。本注。詩曰。以下可刪。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

錯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制之也。仁義德行常安之

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汗慢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

未必不安也。慢。當為漫。漫亦汗也。水冒物謂之漫。莊子云。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漫我。漫

逸也。一曰。漫。欺誑之也。增。行下孟反。慢與漫同。故

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道。語也。怪。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增。舊本故

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

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

聲清濁。口辨鹹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

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理。養與癢同。增。好呼報反。惡害烏路反。鹹戶緘反。酸先丸反。是

宋本惡下有而字

宋本鹹酸作酸。鹹韓本作酸。鹹

宋本韓本

怪下有也

字

宋本無二字

孰

之字

韓本堯禹
作禹舜
宋本耳作
爾

元本無一
脩字

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增常字衍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勢注。錯習俗之所積耳。在所積習增堯禹舊作堯

○舜今據宋本改之。勢字衍。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跖則常危辱。為堯禹則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為

彼堯禹而為此桀跖。由於性之固陋者也。增佚與逸同。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為。增待盡而後備者也。變故

宋本惟作
唯耳作爾
韓本亦耳
作爾

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脩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為于偽反。增古屋漏曰變。故謂變化其性質也。○夫音扶。為如字。盡津忍反。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開小人之內善道也

增重直用反。內音納。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言口腹無所知。隅一隅。謂其分也。積。積習也。增廉隅各一德。如砥厲廉隅是也。此分以

為亦咄咄而噍。鄉鄉而飽已矣。咄咄。噍貌。汝鹽反。噍。才笑反。鄉。趨也。

宋本惟作唯
宋本無下
稻梁非

飲食貌。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人不學則許諒反。腹之欲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

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瞞然視之曰：此何怪也。粲然精潔貌。牛羊曰芻。豕曰豢。豢

圈也。以穀食於圈中。瞞然驚視貌。與獮同。禮記曰：故鳥不獮。許聿反。增參胡慣反。睹東魯反。彼臭之而無嫌於鼻。臭許又反。嫌當為嫌。厭也。苦廉反。或下忝反。嘗之而甘於

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

相安固，邪。持養保養也。藩飾藩蔽文飾也。增夫音扶。下同。邪音耶。以夫桀跖之

宋本韓本
象下有籍
深二字

道，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之縣，糟糠爾哉。言以之道與桀跖相縣。豈止糟糠比芻豢哉。幾讀為豈。下同。增以與古通用。縣縣隔也。○縣胡涓反。然而

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公共有。此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

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鈇之，重之。靡順從也。儼疾也。火緣反。靡之儼之猶言

緩之急之也。鈇與公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增仁者舊作人者。今據宋本韓本改之。○殃於良反。好呼報反。重直用反。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憊也。愚者俄

且知也。憊與憊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間謂猛為憊。陋者俄且憊。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詩曰：瑟兮憊兮。毛云：憊寬大也。下板反。增憊讀為閑習之閑。謂知禮義閑習於威儀也。○塞悉則反。知

也。詩曰：瑟兮憊兮。毛云：憊寬大也。下板反。增憊讀為閑習之閑。謂知禮義閑習於威儀也。○塞悉則反。知

音。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祭紂在上，曷損？若不

示之道，則湯武何益於天下？祭紂何損於百姓？所以貴湯武賤祭紂，以行與不行耳。湯武存則

天下從而治，祭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

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增與以古通用。人

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

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貴也。增參胡慣反。繡思

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

不字耳。或曰不足，猶不得也。增累力軌反。今人之生也，方多畜雞狗猪彘

又畜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窮，刀布皆錢

宋本多作知，皆作猪。

宋本御作

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困廩也。園曰困，方曰廩。窮，窘

也。地，藏曰窖，窮匹貌。反。增畜舊作蓄。今據宋本，韓本

改之。○困，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

而行不敢有輿馬。約，儉嗇也。筐篋，藏布帛者也。言

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

於是又節用御欲。御，制也。或作禦，止也。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

於己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幾亦讀為豈。增觀本

注。蓋脫耳。○己音紀。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偷，苟

宋韓二本無禮字。

音扶。知之音智。曾則登反。糧，食太多。不顧其後，餓則

屈安窮矣。屈，竭也。安，語助也。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

前增則猶而也。屈窮，言屈竭窮困也太舊。

作大有大讀為太注。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

為溝壑中瘠者也。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不知久遠

囊所以盛食共乞句者所操也。莊子曰。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操七刀反。况夫先王之

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存乎。為生業尚不能知其遠大者分制

也扶。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

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深長矣其温厚矣其功盛姚遠

矣。温古流字温猶足也言先王之道於生人其為温

足也亦厚矣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也增

温當為澤字之誤也王霸篇曰其利澤誠厚。為于偽反。非熟脩為之君子莫之

能知也。熟甚也甚脩節作為之君子也增熟成熟也。故曰短綆不可以汲

宋本熟作孰

元本再作載

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綆索也幾

近於習也。增豕田虎曰幾多也韻會物無多曰無幾

管子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

之言愛曰戰國策羣臣之知無幾於王之明者亦與此幾同。知音智。夫詩書禮樂之

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既知一

則務知有之而可久也。不可中廣之而可通也。知禮樂廣

博則於事可慮之而可安也。思慮禮樂及鈇察之而俞可好也。則無危懼

通鈇與公同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却循察之而俞可好也。之愈可好而不厭俞音愈增好呼報反。以治情則利

利益也禮記曰故聖王所以治人之七情脩十義捨禮何以治之。增利通利之謂。以為名則

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樂意者

宋本耶作邪。

其是耶。樂意其過於此。增子道篇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呂氏春秋曰：高節厲行，獨樂其意。

皆謂不達之君子獨樂其道也。○樂音洛。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

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以禮義分別上下也。增古屋爵曰：然則猶然而也。愛曰：案，語助。○夫音扶。下是夫，夫是同，為于偽反。

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

載，行也。任之也。增長竹丈反。差，楚宜反。分扶問反。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

慤，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稱尺證反。增慤當作穀。字之誤也。王霸篇云：穀祿莫厚焉。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士出賈。

宋本無有字。元本無賢字。

宋本無本仁上有此字。

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無盛為器。增盡津忍反。下同。賈音古。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

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同。然謂之至平也。增

智。知音。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謂為天子以天下為祿也。或監

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為逆。逆旅，逆旅也。

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其分。故曰：故雖賤而不以為寡也。增監古銜反。柝，敕宅反。故曰：

軌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舊有此語。引以喻貴

賤雖不同，不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軌而齊，謂疆

軌之使齊。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也。不同而一，謂殊塗同歸也。夫如此，是人之倫理也。增若卿主意在不同而一之句。王制篇

曰。勢齊則不。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蒙。此之謂也。
一。與此相反。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詩。殷頌長發之篇。共。執也。駿。大也。蒙。讀為厖。厚也。今詩作駿厖。言湯執小玉大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增共珙通。珙璧也。小國大國諸侯執以為贄者。天子受之。駿蒙齊詩作駿駝。蓋馬英雋者。以比強力奔走。帥治下國也。正論篇曰。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

荀子卷第二

昭和十七年五月八日
 大詔奉戴日二

修次

